

# 永樂大典

卷二萬二千五百

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編

集

文集名十四

南陽集

文獻通考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穎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

載鮮于禕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南陽集穎川韓元吉題 高祖官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其大後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為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為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請均州歸未終歲而亮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母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遭優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為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遠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編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業遂逸訪於四方莫克盡獲唯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蓋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從見之嗚呼公固不以文目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為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為南豐曾公兄弟所推曾會人既歿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於內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及而藏欲俟俟而傳焉懼有河清之歎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奧亦足以知其大畧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七

一

無為集

文獻通考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 傳

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為釋老而釋又十之九無為集宋趙士彰序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焉論道者一紀于茲此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述紛飾治具新磨士類未始湏史置也無為在淮右為小壘而多名士博講揚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為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醇德懿行得名於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章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泰山觀日出於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覓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五三七

於叢書允造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墨之冬。士彰誤思。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楮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遺辭典麗。立意奧妙。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書。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脩文之意。不其難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啓。共分爲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請大夫。知無爲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趙士彰謹序。宋王之遺序。大梁趙侯端質守無爲之明年。踰始至。才數月。民安清靜。寬厚之政。如熱者之得濯。病者之得藥。飢渴者之得飲食。疲弊以蘇。流亡以還。境內翕然稱治。游刃恢恢。所向輒解。視一郡若無足焉者。因顧其僚屬曰。文翁之於巴。司常家之於閩。越皆汲汲乎庠序之教。是修。今正優未暇。必欲厚士俗而助王化。盍亦夙以勸之乎。吾聞無爲先王揚次公。淮海之望也。以道義文章。知名當世。至今學士大夫。咸推尊之。其傳物洽聞。則有若劉更生。應諧不窮。則有若東方朔。探禮樂之本。而妙於制作。究韜略之微。而達權變。旁通道藏。妙解佛理。殆古人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者。孟子不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二

夫敦。令其文集具在。目之曰無爲。吾將使無爲之人。誦公之文。仰公之名。化公之風。而知所自勉。夫然後修庠序之教。庶幾其不爾而成。則斯集之傳。焉不可緩也。侯以之道於先生。而鄉里復進。以序見託。義不可辭。敢述侯之所以語僚屬者。而采之於篇末。又別集序。萬物莫不由之。謂道而道非聖人不行。故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此道維綱四方。扶持萬世。載在方冊。命之曰儒。其後老聃氏得此道。而一於清淨無爲。是爲道教。釋迦氏得此道。而一於慈悲方便。是爲釋教。二家雖建立不同。語言有異。而其誘掖警勸吾民。使愚者化而爲善。良邪者化而爲正。真陰有賴於吾教亦多矣。茲其所以更歷代之廢絀。雖諸儒之排詆。而終不能以絕也。復之君子。以浮虛長而音亂。齋戒修而梁亡。遂併罪其教。至恥言而惡聞之。不知當時君臣之所崇信。誠得夫清淨慈悲之套。吾雖至今治可也。梁雖至今存可也。悲夫。故侍講揚公諱傑。字次公。無爲人。少以文學致身。簡省。而充深於釋迦老聃之教。元豐中。嘗詔對便殿。問以佛法。繼被旨。修進門科儀。平生所著。二家詩文最多。得大辨才。通達無礙。當時好談性理之學。如臨川王介甫。眉山蘇子瞻。猶或避路。放一頭地。而况餘人乎。今無爲集外。有別集若干卷。載二家之詩文云。清

# 江三孔集

文獻通考清江三孔集序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禮部侍郎武仲。常文。戶部郎中

平仲。教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景仁。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弗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邁少愚。守臨江。哀輯刊行。清江三孔集周必大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為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復素。不容紊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准官政。事上忠。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自諫垣入詞掖。常歷評儒。掌內外制。毅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纔百餘年。而集業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邁實來。改脩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具謁其像於學官。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焉有德之言。而非靡冢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

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三

必大以序。昔太史黃曾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牛。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為闕跡。則高古也。夫曾直於蘇氏。分無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博雅具別者。此不備書。五年四月甲戌。尹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用必大序。王矣序。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平少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來。士方馳騁於功名。而諸易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以身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鷲鳳也。先主用之。俱以馬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實其年齒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主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歎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棄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無猶刑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宋元成。其同年生也。其為人工屬文。言論事。而年止四十。遂貴其志以沒。其來亟都元成。沒已二十年矣。從其子遠。得君文一編。讀之。華



力驅馳。意旨開闔。可以高視華流。謝良齋為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良齋評與不甚嚴。而評論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于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徒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閱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果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誰止於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勤持自立者蓋少。故某讀元成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為一同年。生之無祿也。王邊政。三孔先主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黃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各鄉則與原父負父相復先。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兄弟俱進士高第。經父舉賢良方正。對策極陳新法之害。直聲尤凜然。至屬名節。博學上詞章。則有未易伯仲者。若歷官出處。大槩實錄載之焉。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說。珩璜論詩。戲凡三集。舊所稱經文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他文。今皆不復傳。邇來清江。收拜祠像。並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宜搜旁求。日緝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評成之。新斷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即暴劉性之。新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曹煥。校定。過

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四

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為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傳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二郡闕事。得以粗舉。夫士君子之立言。其傳與不傳。蓋有幸不幸。未遽以存亡顯晦為臆否工拙也。况三先生名聲卓卓。目不可掩。吳侍文而後見。而過編有意於此。蓋亦徒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雖藉日以泯沒。凡可按以窺尋想像其為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慨然于中。此過之所以拳拳也。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致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濡湏王過謹識。黃文獻公集讀清江集。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續紛。况乃淵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美矣。想見世澤遺忠厚。長公平主二三策。太庭披腹驚群后。風流班班仲與季。茅茨未椽絕丹雘。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扶疵癘到瓊玖。却掃餘力歸賦味。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木藝。巨筆待披瀝好手。典刑木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兩夜燭。真論傲解煩擊剖。追慕政復慈捧心。贊美胡能付甜口。從遊起死不敢期。薰挹殘膏注空朽。

西溪集

文獻通考西溪

集沈遵十卷。姚令威二伯卷。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遵文通撰。初以  
郊社齋即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官者。不應充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  
年。自是為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強敏。為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間。暇  
夙與治事。及于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某水  
心集。西溪集序。初先類亮米冠。舉朝上下無不畏。直云虜百萬何可當。  
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冀。明年七月入於。又  
其。在已已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乙。災或所。皆賊必滅之兆。米  
亮果自斃。江淮倭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  
姚公果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  
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予不  
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偃同僚。從孫銘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  
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火巧。乃全造古律。益加於作者一等  
矣。至以易肥。適為飛適。引註說文。不若走愈。以辨孟子。不若恕。尤非于  
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直致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  
誤。予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長興集** 文獻通考長興集四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

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五

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為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  
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括扶之。父周。括之父。周。皆以進  
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遷。誌其伯父。振之。墓  
可致。括生水樂事。殿。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目叙甚詳云。山谷黃氏曰。  
沈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雖因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實為學之士也。  
**雲巢集** 文獻通考雲巢集 陳氏曰。審

官西院主簿。沈遵。徽。達。撰。遵。親。弟。也。以。兄。任。為。京。官。生。法。流。懸。事。見。揮。塵  
錄。自。水。徒。池。築。室。齊。山。號。雲。巢。竟。不。復。起。以。文。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  
其次序如此。雲巢集楊冠卿序。右真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衡人。雲谷之  
適孫。操履文章。俱有前人典刑。融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  
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為最深。某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為文字  
交。終始十年。一針不相捨。探禹穴。浮沅湘。方舟順流。歷江淮。而適吳楚。尋  
幽弔古。一腸一咏。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為多。乾道初。別公游淮。壘  
文字散逸。兵間。既歸。未煖席。公赴玉樓。召遺藁。為好事者。取去。求之。了不  
可得。復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詩文。若干。釐為十卷。授其子李。李。奉。念  
其得之之艱。重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真應先生者。庶不事

#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三七

所期。雲集。公故隱。因以名集云。

## 蘇魏公集

文獻通考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

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神之子也。神在兩禁。人稱其險詭。而頌器局闊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為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哲廟。其後元祐遷謫。蓋上以為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亮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却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用必大撰。蘇魏公集汪藻序。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違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闡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此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木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揚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興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永樂大典卷三二五三七

六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奏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持餘事耳。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章流乎而已。煇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仿佛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會銜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改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周必大序。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正平。本朝盛極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四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講專門之學。闡衆正之路。然議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為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十六年之間。士



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弊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况餘人乎。若乃上為人主所信。中不為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為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美宗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藩入從。眷獎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為儒學之宗。嗚呼。感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彥章為之序。某嘗得善本於丞相曾孫此。適顯謨閣直學士張侯我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官。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記于集。淳熙十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必大謹記。

### 朝川集

文獻通考朝川集五卷。晁氏曰。皇朝呂大志。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

### 誠德集

文獻通考誠德集三十卷。晁氏曰。皇朝呂大約。字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義郎。鄆廷路漕司。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 玉溪集

文獻通考玉溪集二十五卷。晁氏

永樂大典卷三萬五千五百三十七

七

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督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四也日心齋。正叔可之。未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十共萬馬飽滿。沈摯。

### 傳獻簡集

文獻通考傳獻簡集七卷。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傅先俞欽之撰。

### 赤城集

文獻通考赤城集十卷。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為史健敏。頗為蘇子

### 西塘集

文獻通考西塘集二十卷。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

有關於世。自適始也。撰。治平四年中甲科。小臣劇上言人所不敢言。上為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怒而已。既而竟墜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厚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廢。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患卿而疎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之。西塘集黃祖舜序。祖舜為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預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



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慶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閑寂。此正祗鬼者眼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履患難。無一不合於道也。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王荆公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為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生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懼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為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貶。顛跌艱險。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倘伴里閑。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醫。了無遺憾。尚能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邊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本。槩見於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於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為詞章。雖數千萬言。持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述。頗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縷緝。僅得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儻能由斯文。以究先王之學之守。誠可為末俗無持操者之戒云。先主諱佚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梨山黃祖奔序。元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七

孫鄭元清跋。先大父隆興甲申守時江。以行藏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蒙鄉報大資黃公為之序。遂刊真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肅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則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錢叔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優取斯集。親為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為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偕數金陵酒樓。因思時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時昔之好。特為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屬秋。不素願求。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久而遂亡之耶。元清敬取篋中所藏副本。繕寫命上錢之。並附便郵。還真時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餅魚袋。元清拜手謹書。浩父及翁跋。士自一命。以直官無高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某名委質。臣復歸田乞骸。臣肯此身。本是報國之物。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自有區區之躬。則必無蹇蹇之節。知乎此。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聞道夕死。致命遂志。皆成分之當然爾。亦公哉。鄭介公之節也。庶寧大臣。知公於未仕之時。濃雪寒齋之詩。擊節稱賞。及與已仕。曰。吾樂爾好爵。公眼如鴟。得腐鼠。而嚇鵲也。低首抱關。監安直門。會

永樂大典

流民國啟新法。疏禮發馬逸通銀臺司裕陵覽奏。惕然感悞。夜不安枕。翌日。敕罷不便於民者十有八事。公之擴斥至死。豈裕陵之心哉。群僚笑滿。呼必欲寘公死地。噫。嘻。公豈畏死者。每直言不曰。乞斬臣宣德門外。則曰。乞斬臣衆人之前。所謂蹇蹇匪躬之故。非公吾誰與歸。公冠而子曰介。殁而諡曰介。知死必往曰介。非公吾誰與歸。前太學博士林伯常。南生鄭公坊。慕介公節義。與貳罷子漳也。以公常侍親宦游。援引古誼。列祠學宮。刻公文集。昭示不朽。使漳士聞風興起。知勢利鴻毛之輕。道義泰山之重。關繫風化。豈小補哉。伯常再俾子為之跋。不謝不敏。又念誦興詩。讀與書。不知與人可乎。迺述介公之所以為介書者。告同志。咸淳二年夏五月望。古涪父及翁謹跋。 廖挺識。 先生忠於君。孝於親。仁於民。知為國而不顧其家。知為民而不顧其身。獨立有守。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切直之言。為時著龜。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挺晚出。稔聞先生之風。而恨未見其文也。隆興甲申。先生之孫出守盱江。挺承泛泮宮。一日。辱寵示家集。挺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於流離困躓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規遠佚。則忠恥窮則憫者。賢否何如也。既而貳車龔侯覽之。謂先生之文。渾全博雅。片言單辭。悉存教誡。乃白使君請鑄版。以

垂不朽。公從之。屬挺參訂。訛仍輸貨鳩工。越三月告成。命以所刊版。真之學。俾諸生獲觀前輩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宜曰小補之哉。十一月朔日。廷平康挺謹識。 **范忠宣公集** 文獻通考范忠宣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

仁先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復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當文忠志其墓。進時禮部尚書之系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范忠宣公集。樓鑰序。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表。委司馬長卿之慕蘭。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岳。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覆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遠遜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勸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如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系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請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俛仰。比因沈史君所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經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豈非平日之願。顧平表學落。何足以此。三時不獲。則取而伏讀。讀越兩月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明。復。但休石守道。好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抵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鑄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拍案。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桐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責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應用而遠。善恕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譎揚長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大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十

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盲。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復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吝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廉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兵處厚。為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負其死。一時不以為怪。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賊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真。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窺嶺。蔡郊故未領。先謂難從。思有公齋戒。奏大防等。羊老疾病。何以自存。迺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具已為忠。辯以疑似為誣。謗誤國害公。復車可餐。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既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冀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至建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優迎勞不絕。公時在替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夫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僅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



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佳行以蓄其德者。於此言可不熱優而力行之。以代按章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詔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與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陳宗道跋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滅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胎方來。况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歛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授板郵摩。俾宗衡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為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譯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為厥正且刻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為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鬼神。可為千百世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衡再拜謹跋。

### 劉忠肅集

文獻通考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為第一。登嘉

水滸集卷二第千五百三十七

士

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為集序。述其出處大槩。劉忠肅公集劉安世序。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德府臨河縣丞劉路。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為文。方策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還講事同諸公。身復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沒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墳。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願惟表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後同憂志。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困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為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水滸軍東光人也。坊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藉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為第下。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材。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言詞以市進。今獨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屬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而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知孤獨。不

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進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虐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踈駁。遂勅繪與公險說。中懷向背。有言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教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廣積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規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教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連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僕陳於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一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駁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此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二日內降置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五

五

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大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復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狼狽。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射司空府為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稟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遽欲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休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稟屬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沈蘇安靜時憚。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擯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賈狗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問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故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長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

履幸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誼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歸滿必獲。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起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而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願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尤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高南士。有以蕭望之。即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俾公聞之。公聞之。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屹然。省吏每以事試公。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

永樂大典卷三萬五千五百七

七

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筆除知宿州。言者論筆前在揚州不法。彥若輩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輩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為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園請益聖。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邢恕請官至京。陳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若東濟馬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矣。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繼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野憤之。其後楊長遷升從官。播紳共惡。甚於他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應。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已長格物。既責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者言。自切至者。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撰。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杖。得善本或子抄錄。孜孜無倦。早居不親妻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空。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視族門人乃知公講居自奉簡約。典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責司難。務在理名教而已。少好禮樂。講究三禮。視諸經尤詳。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適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律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連而止。不為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使新州。諸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見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積表之請。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頓侍。皆不聽。水陸舟馳。見星乃止。至肥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日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省慾。晚歲南遷。載親安強。無衰憊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諸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生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祭渭皆貶湖外。然後入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高

表在洛陽。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表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劾其左司郎官。恕公允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逐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積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朕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頌。蔡謂消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安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亮聞。猶月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致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劄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曠閱視。知其謀妄明白。具以語殿。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祭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瓌後。謗謗所生。皆得解釋。清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鄆州濶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附焉。有詔持休前宰臣例。又除公塔。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慮副葬事。送終之禮。

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 范子功集

文獻通考 范子功集五

十卷。范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姓也。終於中書侍郎。

### 晝漫集

文獻通考晝漫集一百卷。奏議十卷。范氏曰。張昇氏。范氏。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具。用溫公薦。為諫官。任至吏部侍郎。後為置

房陵。政和中卒。其文章多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平為樂府百餘篇。目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先生。唐孫為稱浮休子。范氏蓋製之。陳氏曰。昇氏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為諫大夫。名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主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紫綬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為譏謗。主駁周紫芝。大倉梯米。集書晝漫集後。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書畫者。悉印張范集。售者至於填塞衢巷。喧擾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嘗靖康間。天下闕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四首夕陽紅。直度。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

永樂大典卷之五十五百二十七

五

豐間。范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度樓。樓上獨有范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駐多少。偏照淮南幾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為不止於此也。

### 范太史集

文獻通考范太史集五十五卷。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朱子語錄曰。范淳夫

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微時。只胡亂寫去。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真西山集跋范太史集後。諸葛武侯文采不韙。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瞻矣。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或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鑽華瑣。巧極其瑣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傳於其舅氏胡氏。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真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辨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和議。必抵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觀。而上思陵諫。在已封事。責秦檜忘解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主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月日夜讀公文。不勝嘆仰。書于集之後。以歸于公之孫某

汪玉山集書范太史集後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韓休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八年四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論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 灌園

### 集

宋史呂南公傳南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嘗一試禮閣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所著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文獻通考陳氏曰卿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衰菴嘗將成而死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呂南公灌園集符行中序劉夢得嘗稱灌園間無土山無濁水民食是菴往往清慧而文吾郡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視瀟湘間為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於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於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姑山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切而警敏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為文章精深浩渺自成一家屬同舉子輩綴緝陳言氣象萎菲迎合有司之好熙寧初嘗預鄉薦既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務著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衰菴

###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五百七

### 六

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莫足為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盡傷余先君昔與之遊備知其賢每嘆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恭伯王補之及先君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事皆不來恭伯稱之雖得卑位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之矣先生姓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都亦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先生遺藁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余領漕江右循行到郡都勇見訪且屬為序欲傳不朽因備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聖義不得辭於是乎言時甲子孟冬三日左朝奉郎權發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借紫金魚袋符行中序 宋崔紹序 宜興蔣公之治建昌以勸勞半僚屬以廉平決庶務取於民有利曰奉公上而已未嘗擾也施於刑有威曰守法律而已無所私也月其至誠而比歲豐稔抱鼓稱鳴因存草出人以樂生公私富實為善之應諒不信哉公曰民既富矣何以教之會今天子詔郡國興庠序公於是創為新學區宇儀物品式條章皆法治古冠屨戎裝絃歌洋洋風化以行遐邇改觀既又建唐撫州刺史魯郡顏公祠堂於麻姑為郡先主李恭伯之像于郡學以屬名節以教道義以崇學業又以為未也則又訪灌園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五三七



先生呂次儒之文。編摩校勘。刊定。鑿板以傳。永久。次儒好學。能文。出於天性。苦節自守。不肯妄求。前輩鄉先志。皆愛其文。而服其行。嗚呼。公之刊此文也。豈直為好事哉。將以勸千里士君子。為於學。而志於文。周旋於道。而不改其操者。公於政術。既如彼。於教化。又如此。可謂賢矣。紹興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建昌軍司法。參軍。崔紹書。國朝貞廷。臣序。灌園集者。泰溪馬君文壁之所著也。文壁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過佳山水。必記之。毫末。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壁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崗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燹。意其涉艱。殆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一欣戚。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諷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撒曷泰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顧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芙蓉。會昌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使以蒿天下之目。貽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壁脫去九迹。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須臾能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十七

役別離。燕游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羊獵場。鬪。煙草傷心。墜淡之地。羈人之情。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翔翔上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為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感。非優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駢散。獲見文壁之詩。得不亦擊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 伐檀集

文獻通考伐檀集序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

夫撰自為序。廷望其子也。世所謂山魃水怪。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廷望詩律。蓋有自來也。慶曆二年進士。黃庶代檀集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歎自奮。以為苟朝得位。身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乙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預。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乘參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葉單得數百篇。覽初看卷。散亡者多。其存者或夫首與尾。或巖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擅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者有病癖未始無妄作。豫章集

文獻

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日序。通考豫章集序三十卷外集十四卷。晁氏曰。黃庭堅嘗直也。幼嘗借讀

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世久無

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秘書郎。先是秦

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於同入館。世號四學士。嘗

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黃置戎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

朝諍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

為幸災誘禍。遂除名。編置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家傳曰。公既孤。從舅

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快盼錯。因亂拍案上書。問之無

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各曰。瑰偉之文。絕妙當世。

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

節位益顯。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瀟峽樂山谷寺。石

牛洞之林泉。因目號山谷道人。史贊曰。自李杜後。而詩律衰。唐末以及

五季。雖有以此與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公廢觀。無以議焉也。宋興揚文

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擬拾為傳。以儷花

鬪果為上。號稱竟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

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

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敏行士林。引筆行墨。道古人而與之

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

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美。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六

江湖間蜀閩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敦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丁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政于先民之言。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華。華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承賢秉進。博文富德。夫非前比。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溽澤于荆鄂。永夏之間。則閱理益多。落筆就實。直追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復。司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書。將以駁衆正而珍焉。公於是有所感。戎之使。魁稅之所。嗚。米石之與居。間閱百罹。然自今。詞其遺文。則慮潛氣爽。無一毫憚。悻悻之態。以草木文章。發中杼機。以花竹扣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復。猶使躍躍興起也。是其聞龔鄂冠冕。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嚮不至淫。惑不及慙也。然而猶為小人承望時好。播揚承天院記。語窺之。宜陽雖游離險難。而行安節和。純終不疵。嗚呼。以其所養若是。故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拜蔡鄂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詳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倚。而施諸用。則惟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七

尤

此詞人之際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愷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生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于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姍姍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與匪矣。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即蕭蕭日下鷓。陳子昂。峭霜中竹。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優於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偏。未及者焉。侯名中。余同郡人。陳長方序。立言非君子之本心。然古聖賢。常由此以見於後。故世之士。不知其因人而傳也。遂謂言為足恃。疲精神窮目力。為書遺名。以榮朽骨。賤筆澆紙。動千萬計。而官之有補於人。能傳於後者。百無一二也。亦果何為哉。先君豫章公。少有經世之意。聞一善士。千里從之。勝已則師。類我則友。雖不知己者。亦各以其長而錄之。一有未見。又勤勤焉。記其名氏州里。嘗有大匠營室之論。謂梁棟柱桶。魚收畢取。然後夏屋可成。適當道消之時。志不免就。退歛所有。以善其身。故事業無見於世者。不刻意於文字語言。而遇事應用。亦時為之。其兄弟拾遺。葉馬上下二卷。來者僅能觀瀾而知海。則公之搜舉。亦或於斯見之。若夫



負高才。蘊智術不用。而耻為直學。說過之事。急行道。愛斯世。不達而無憤。怨慙嘆之辭。蓋所學者然也。嗚呼。唯天下善類。知非父子之私言。宋張  
味序。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  
所愛憎而然也。天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  
學詩。源流甚遠。自以為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仿  
佛者也。故其往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  
少陵。雄健大過。遂流而入於險。惟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  
語爾。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偏局。不能汪洋超超。如其記事立言。  
頗時有類處。其詩雖持妙於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  
害騷雅處。昔柳子厚讀騷冠子。以貪夫狗利。烈士狗名。誇者死。權品庶每  
主數語。為非騷冠子。何以知之。曰不類。況古語之與今語。其類耶。至其為  
黃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以屈原。可以潤步古今矣。雖使柳柳州復生。不能  
出其右也。宋洪舟命序。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蒸民之詠。不于  
人物之感。而于其生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感於  
熙豐元祐間。其生也類。在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主於景祐。  
陳公主於皇祐。而豫章主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

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至。扶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放  
焉。屬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披前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  
莊子分內外篇。集如韓淮陰侯。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內集如諸  
葛武侯八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奧。兼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  
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  
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許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  
而化。內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沂其始也。眉山  
任處士。驥天成。攝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  
內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故年譜以推其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  
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愛。然使學者。盡  
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遠博習有家  
法。方注詩時。兩髦耽耽。檢書捧研。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鄉守蜀。白首  
矣。權父書無傳。力自解。校錢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伴序之。某晚出。未聞其  
獎。何敢贅。樓攻魏。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內外。嘗  
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衡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是天觀井水。  
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走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鏡馬能。能

水驛欲知內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宋陸游跋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  
及王周考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  
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錄  
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宋林光朝詩讀韓柳蘇黃集。蘇黃之  
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  
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  
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  
我與別人也。家隱詩讀豫章集。成栢梁體。元祐昇平超治古。誕布人文  
化寰宇。道山翰苑郡仙處。一代文章繼周魯。斯道盟寒誰是主。眉山二老  
文章虎。眉山鑿我高難與。網羅九萬揭風羽。飛張超然鴻鶴舉。秦郎繼作  
魏趙楚。餘子紛紛護旁午。韓門藉漫何須數。豫章詩律加嚴苦。洗空萬古  
塵凡語。後來鮮儂前無伍。真是江西第一祖。錦繡陸離離肺腑。寶唾珠璣  
終日吐。免頽煙煤驟如雨。混然天成絕斤斧。騷經抑怨知何補。白雲陽春  
空媚嫵。囊拈鮑謝包徐庾。下視謫仙平揖商。近時作者宗燕許。入社投名  
仰成矩。殘膏賸馥爭採取。汰別枝分已難禦。專黨同門伐異戶。陳言糟粕  
棄如土。宗門不絕僅如縷。究竟嗜吐唾前武。遺編璀璨瓊瑤譜。八珍間列

本集大卷萬字言二十七

主

羅樽想。誦之琅琅。中官呂。心清何止頭風愈。古人純全嗟莫覩。徒味篇章  
想替組。鋪張盛美誇才諳。自笑雷門持布鼓。徐衡仲詩次韻陳雲異借余  
士衡山谷集。一代風騷黃豫章。殘編久矣落書坊。重參要與宣城合。發  
秘仍須李氏箴。更馮不妨知古定。借乘寧復嘆今亡。餘堙蹟自江西出。併  
仗鉢分別正旁。再次士衡韻。照眼珠璣詩一章。携持誤入菩提坊。羨  
君才大足進取。如我病多甘退藏。濟濟後生真可畏。紛紛前輩亦云亡。主  
盟蓮社有公等。因顧掛名靈運傍。宋李莊簡公詩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  
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牆角芋來素短檠。捐書默坐眼方  
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窗付後生。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派。亮  
以魯直為宋主也。熊朋來詩黃元翁雲間長笑集。不見雲間長笑人。但  
聞雲間長笑聲。未知長笑天何事。我亦仰天為絕嘔。君家魯直更善笑。出  
門只見大江橫。何如雲間立脚高。濁世僕爾黃河清。世希仁天如黃河清  
言罕見。月來遠想禪僧處。電過曾聞玉女驚。上棚下棚弄傀儡。東樓西樓  
射明雙。雲間仙人笑局局。下界俗子走營營。我老煙江無笑疾。不看司空  
續下錦囊盛。塵機入浴見珠華。華分雲來換日。雲  
有笑疾。華以錦囊或共讀。雲至。一見逐大笑不止。

# 柯山集

文獻通考  
柯山集序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五三七

一百卷 晁氏曰。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穎充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人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優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焉之而不見其為者歟。雍容而不迫。舒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歎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致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效。易不可效。以君為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秦宋汪藻浮溪集柯山張文潛集序。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馬三十卷。秦嘗惠世傳文潛詩文。人人爭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復重。定為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秦。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穎充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後居陳以沒。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居。後黃時所作。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文

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少公之客也。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優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辭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禮制教股。音節。跡。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淮海集。文獻通考。淮海者。自如別錄云。宣和五年五月日新安汪某序。集三十卷。晁

### 淮海集

文獻通考。淮海集三十卷。晁

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類。橫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為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至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絕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鍊兩不差。但以筆麗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坡云。但如公上。呂中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為奇也。呂文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為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



亂說。如人相見。接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鉢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某曰。人人文章。闕達者。夫之太疎。謹嚴者。夫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倍而意高。如理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摹本。則後之矯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為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尋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陳氏曰。秦觀撰是無咎言。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秦觀淮海遺集自序。余聞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林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昔聞君子言。欲紀事。欲紀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根柢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是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惟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惟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

木葉集卷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三

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統與駁邪。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統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統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際。衆言喧喧。同歸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客去。遂以為序。淮海閒居集自序。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業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為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右學士秦公元豐間自序云耳。故存而不廢。今又采拾遺文。而增廣之。合為四十有六卷。大槩見於後序。覽者悉焉。淮海叢編集末和序。詩為天地經。予常意歲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蹈其命。而佛矣。所為。予略記其近者。王季詒願於道。愁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已蜀人。沈相。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踏於殿。自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馬辰排進。終身恨望。劉夢得。沈攬。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驗者。惟山林方外之人。亞索並用。天不能玩其數。以無求於世。與道仿洋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資能詩。始來京師。以

高言警章與士大夫相酬謝。士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亦以寵焉。傳述以南。方卷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自荆東西山。漢馬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依區。一物一興。膺公之思。不能給而告疲焉。可謂取其蘊多矣。公又扶患力自在。天果不能執之乎。故前後所著。踰千篇。分日數集。所謂淮海叢編。其第三集也。屬予以叙。公之得誦人口。責人紙者。固多。不侍僕贊。既顯矣。雖然。願一言焉。公之使若有辨如淨名者。或可公以外學自郭。公云何而默其可。使子釋然云。邵耕書。右泰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誤。讀者病焉。嘗以寫本校之。十幾得一二。或者謂初用蜀本入板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榷參考。增滿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其文之不敢臆決者存之。其字之瑣碎。如齊馬齋。群馬群。教而。以孝。戲而。以虛。真不。以也。咸不。以也。此類甚多。不可悉改。乃以其法授同事諸公。俟他日重刻。則正之。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馬點。慈如海。以落馬飛。兩行芙蓉。淡不乾。以兩行馬兩打。皆合訂正。又其間有下俚不經語。或於以筆墨勸。溢疑非學士所作。然又不取輒刪去。亦併存之。以貽好事者。紹熙士子上。已從事郎軍學教授永嘉。謝零跋。喻良能詩讀淮海集。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七

書

### 后山集

文獻通考后山集序二十卷 晁氏曰。陳師道無已。

五言未數章。應物八面。須還秦少游。花氣湖光吟鑑水。雷推兩電賦黃樓。彭城人。少以文詞。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為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為正字。以卒。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石林葉氏曰。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侍其起。就筆。視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乘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劉夷叔曰。陳無已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為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後齋護錄曰。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名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優真。陳君有道舉。化行柳井溇。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蘇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予由為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聖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志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即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紆桃李。晁論呼噤走珠玉。乃知人材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埋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復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集。詩曰五七。文曰十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題刊於臨川云。未見觀全。仍其舊十四卷為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

水樂大典卷三萬字音字

號也。又曰。陳師道無已撰。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亦於正集中錄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后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弃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闕也。陳後山集謝克家序。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之錯綜。而與夫者。為文之鍛鍊。而切於者。為詩。儒者以學成德。以德輔言。未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廣者。源必遠。蓋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觀之。我林于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雖有見於一篇。於吾孔子之意。未大相遠也。子貢以言語列於四科。其病之也。則宜不曰皮之不存。虎豹之文安附。我余獨意其古之遺言也。歟。抑亦有為而言之也。歟。彭城後山居士。陳無已師道。苦節屬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詞。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大學博士。言者謂富官嘗私至。未謂眉山蘇公。改教授。穎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東州。入秘書省。為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孀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拜香。敬為曹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恆見而不恤。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遠。而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其學至行。或莫之聞也。余於是概見之。以信夫孔子之言。尚俾來者知所先後云爾。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

宋陳仁子序。文歷遠古之初。典謨雅麗。盤詰聳屈。近古如漢。獨難之。班揚而降。雲滿滄海。俾為唐。豈為宋。唐文。悍。雖經韓柳之削。氣脉奄奄。到今猶泉下人。宋文。豈。異時。歐蘇。袒左海內士。若淫注墜地。趨避不勇。繁。文。小技也。抑果闕大氣會耶。黃峻。歲。泰。浩。蕩。苑。張。深。沈。游。看。山。門。人。具。一。體。翻。散。藻。太。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頌。眾。細。膩。時。人。尤。未。易。識。度。偃。息。南。榮。荷。風。襲。人。袖。卷。讀。記。序。則。靈。榆。古。植。偃。蹇。而。蒼。秀。也。東。論。則。泰。宗。封。登。有。然。有。景。光。也。談。叢。理。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稱。公。詩。必。曰。陳。黃。至。妙。夷。不。墜。杜。後。獨。於。公。文。獻。飲。思。亭。記。參。寥。序。餘。未。覲。大。方。因。刊。本。諺。四。方。採。狐。士。知。杜。陵。公。益。無。之。持。較。蘇。門。甚。矣。軻。之。似。夫子也。軻之似夫子也。孫觀政。泰會之嘗。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稟。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遣。橫。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立。兄。行。述。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彙。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三

齊襄洪福明毫六州。九十三。年。還。朝。馬。中。書。舍。人。纓。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已。跡。布。衣。特。起。為。徐。州。教。授。則。無。已。之。仕。在。南。豐。之。沒。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逾。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已。始。入。仕。南。豐。基。本。拱。矣。會。之。乃。抵。指。如。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編。修。官。以。首。相。監。摠。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也。試。官。考。卷。典。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頭。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已。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鷄。唱。復。不。寐。言。付。墳。塋。余。曰。幸。付。墳。塋。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周。子。蠹。齋。鈔。刀。編。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疑。疑。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斷。行。已。有。深。閑。句。法。窺。唐。杜。文。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簡。仰。高。山。可。正。平。詩。甚。美。元。多。惡。嗟。公。墜。此。間。真。為。四。君。次。可。厭。七。年。閑。汴。泗。空。千。載。鬼。奴。用。何。斯。舉。僅。一。班。淒。涼。大。陽。復。埋。沒。若。何。山。

## 濟南集

文獻通考濟南集序二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羊山李薦方叔撰。又號月巖集。東坡知貢舉。得試。

卷以為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賦詩有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李方叔濟南月巖。集宋李之儀序。吾宗方叔初未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讀之如泛長江。遊秋月。直欲挈雲上漢。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目。東坡笑相謂曰。子何肆觀之不捨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謝安蹈海。至於風濤蕩滴而不知返。係問舟人曰。去將何之。子豈涉是境界以進謝公乎。又曰。吾嘗評斯文如大川流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不朕所得亦戾然。東坡曰。聞之歐陽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價。不能異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多。子頗覺乎。余曰。覺則殆矣。惟其不覺其殆。所以為斯文也。比從其遊。稍吃至於論事。則壘壘不窮。而語亦不甚才。信乎其响於言而富於文也。從容既久。賦目所更。體制不得而一。乃雜舉而爭長。隨定。若不出一人之委。俾鹿唯。無異入秦府。庫千奇萬騎。目為之眩。督而不能已。又若泛刻。深交流競秀。爽應接不暇。退之謂人皆切切。我獨有餘者。渠不諒我。間與之即席分韻。余方點筆。據紙。則已爛然滿幅。傾坐賞歎。為不可改。及夫米論其工。其敏妙絕倫。殆天賦也。方天下承平。講明六藝。招來一時人物。宜得過秦莊擊珠屋之議論。上林廣成之賦頌。以繪藻形容。鋪張揚厲。為一代

宋集卷之三

七

之所萃。煥昔王勳當儀。具眾集之際。五吏分授冊詞。燦然皆給。劉敞下直且就馬命。遽出乃倚馬却座。一揮九制。此皆方叔之任也。不幸不及。祿以卒。天下知為文者。莫不惜之。柳子厚請死窮荒。獨退之祭之以文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嘗有讀其文。或至掩卷流涕。重歎前人一何幸。而退之之言。為不妄發也。方叔沒後八年。其子穎秀。川集其文。為若干卷。號月巖。以書抵余。曰。願有以序之。余得方叔之文多矣。集之成。則恨未見也。姑道疇昔之所欣慕。與夫聞之先生長者之言。以報之。秀川卓特英發。甚似其先人。蓋駸駸其未已也。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周紫芝書。月巖集。是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屬方叔之自號也。端州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讀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為有旨焉。然而自非豪邁天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為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清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齋。乃言以還之。密齋筆記。李方叔號濟南先生。月巖集。是無咎號濟北先生。鷄肋集。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奕恭所藏者。小字本。余嘗云。早起睡小寢。極有味。作文必先讀古文。今日吻熟。奕恭曰。二事暗合東坡。今閱月巖

集信然。余經史之外。復列歐蘇黃陳。秦張龜李八集于座右。朝夕屬餐焉。**李文叔集** 文獻通考李文叔集序四十五

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有義味。在北宋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魏蔡相

確詩云。邵吉勲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禁書薦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

人尤厚。其沒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芋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又曰。李文叔筆勢。鮑吏部集 宋汪藻浮溪集鮑吏部集序 括略與洪水相頡頏

始哀欽止之詩。文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聚然而成者。夫

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

永樂大典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况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其去經也

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熟靡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優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

故其文汪洋闡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於

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欽止諱慎。由欽

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香宋間人。談天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不離書。非離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

子召見者數人。止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甯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

不克施。而見于世者。持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平生。大槩而併見之。紹興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安汪某序。

#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三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禎

圖照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